



新刻耳談卷之八目錄計三十四條

馬金橋

景陵女子

臨海女子

楚士夢

某主文閱卷

僧無垢

柳氏莊客子

馬狀元夢

桑冲齧昧法

楚藩掾失婦

何老人 王挺鬼

李文達公大父

靖遠伯王公

陳緝熙編修

偽漢偽吳苗裔

郢衡近俗

襄陽叱言

產錫地不宜生植

桃源萬年

天下中

燕秀才子異

蕭叅藩得父

元錄程文

柳道彥夢

王游擊得父

李文正公謔語

李文正公朝履襪

鄧正卿謔談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漢左將軍馬超墓

何令君殺孤

高中丞還

梅萬金園蛇崇

瞽者李近樓琵琶

新刻耳談卷之八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馬金橋

廬州有侍郎子馬公廷用無子出見城西二十里外有橋圯壞而渡者常沒因傾產造橋橋成堅巨濟渡者衆曰馬金橋公卒家遂壁立遺婦某氏貧寡居橋頭茅宇一童子賣飯生活耳乃蜀西充侍讀學士馬公良佐生子名金中成化甲辰進士郎刑部謫判廬州擢丞擢守皆不出郡忽晝寢夢橋頭一老婦以瓜

菜燒酒薦已醒而酒氣不除察橋頭果有老婦薦其夫馬公而瓜菜燒酒夫生時所嗜也公名姓又與橋同陰德陽報固知不偶而老婦其前生婦也公厚貽之復整飾其橋公家簪纓不絕代有名貴人今郡判馬公孫謀其曾孫抵郡不二月卒而愛澤已著其所自談

景陵女子

景陵人家有姑嫂皆是女子居小樓樓後故有屋被人焚盡棄為糞地而樓窻遂直視街巷二女見一學子日夕往來貌甚偉悅之以語市兒常來鬻糖果者

曰此誰家兒市兒曰此某朝奉哥子往學中讀書耳市兒知其意因曰我與傳情哥子當來第門前不可入柰何二女羞阻久之解帕中錢給兒曰倘來我從窻投布兜曳而上可也市兒自是日往學堂欲與學子語未暇對門有大家老翁年七十餘日坐門前見市兒突而往來已知以學子故因贏錢與市糖果而誘之曰爾是誰家使來可密語我市兒即語前事媿媿老翁喜曰我與汝以一衣汝今夜便以我為學子報命得入花叢破笑春風矣市兒如其言果得布兜曳而上及窻二女見是老翁大驚釋布老翁墜糞溝

菜燒酒薦已醒而酒氣不除察橋頭果有老婦薦其夫馬公而瓜菜燒酒夫生時所嗜也公名姓又與橋同陰德陽報固知不偶而老婦其前生婦也公厚貽之復整飾其橋公家簪纓不絕代有名貴人今郡判馬公孫謀其曾孫抵郡不二月卒而愛澤已著其所自談

景陵女子

景陵人家有姑嫂皆是女子居小樓樓後故有屋被人焚盡棄為糞地而樓窻遂直視街巷二女見一學子日夕往來貌甚偉悅之以語市兒常來鬻糖果者

曰此誰家兒市兒曰此某朝奉哥子往學中讀書耳市兒知其意因曰我與傳情哥子當來第門前不可入柰何二女羞阻久之解帕中錢給兒曰倘來我從窻投布兜曳而上可也市兒自是日往學堂欲與學子語未暇對門有大家老翁年七十餘日坐門前見市兒突而往來已知以學子故因贏錢與市糖果而誘之曰爾是誰家使來可密語我市兒即語前事媿媿老翁喜曰我與汝以一衣汝今夜便以我為學子報命得入花叢破笑春風矣市兒如其言果得布兜曳而上及窻二女見是老翁大驚釋布老翁墜糞溝

中死明日其穴。後昇歸里俗人殮死者以蓆布慢街而殮其下忽市兒來蹙額作感傷狀其家縛兒撻之曰我翁不宜死糞地而人見汝昨與翁暱語汝必知其事吐實則已不然撻汝死兒又語媿媿其家即以聞官二女郎時縊死黃夢草談

臨海女子

浙之臨海

旗亭新秀才適黌宮某家樓臨街

一賣漚在旁曰此我隣

賣漚又以女

不能辨又益纏綿一日其家有舍客官人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其夜有人雙斷舍客首明發以聞於令長某公以為其家殺之而素裝無損殺之何為問榻向夜寢誰氏曰是其女榻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是某秀才又立逮生至曰賣漚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暗記曰臂有誌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漚有子乎曰有之逮其子至視臂有誌曰殺人者汝也虐刑之即自輸服始假生名與女姦既夜至捫枕上得頭一雙以為女有他姦也故奮拔佩刀並殺之而不知客

中死明日其家... 街而殮其下忽市兒來蹙額作感傷狀... 之曰我翁不宜死糞地而人見汝昨與翁暱語汝必知其事吐實則已不然撻汝死兒又語媿媿其家即以聞官二女即時縊死黃夢草談

臨海女子

浙之臨海

旗亭新秀才適覺宮某家樓臨街

有女

賣溲在旁曰此我隣

賣溲又以女

不能辨又益纏綿一日其家有舍客官人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其夜有人雙斷舍客首明發以聞於令長某公以為其家殺之而素裝無損殺之何為問榻向夜寢誰氏曰是其女榻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是某秀才又立逮生至曰賣溲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暗記曰臂有誌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溲有子乎曰有之逮其子至視臂有誌曰殺人者汝也虐刑之即自輸服始假生名與女姦既夜至捫枕上得頭一雙以為女有他姦也故奮拔佩刀並殺之而不知客

夫婦也即日械繫抵死士由是得洗寃黃邑博士臨
海陳公談

楚士夢

楚士某常夢神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
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破釜猛進而夢不已再
入棘間居左者文執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
矣因信筆重作七執貽居左者是人尚謂苦已妨其
曳白出而亦為謄寫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
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後是人奮績學名幾與士
軋今皆逸其名正叔談

某主文閱卷

楚主文某公閱卷倦而假寐輒聞人慨嘆於前曰窮
死窮死救窮救窮寤而知是有士欲中者因開箱取
卷而聲自其箱出每拾一卷輒曰非是如此屢復
拾一卷乃曰正是此卷閱文果佳因中之榜發問生
所以曰無之曰生平有何語曰但呼窮死救窮耳豈
人之精靈自入乎亦別有代為言者異矣正叔談

僧無垢

英山山中某寺僧無垢橐所乞化金一百二十走金
陵卽大乘諸經寓宿於旅人探知挾重與妻共殺

耳談 卷之八
僧而有其橐數日生子夫婦甚喜及稍能言輒欲殺
父逮至十齡語益厲操刀者屢矣里黨以聞於令
曰兒性貌柔緩非恣狠者而若此必是夙債然莫能
決忽夢神告曰何不問他六月六日事乎明日令以
神言震怒訊之其人色變知事已洩曰嘗以是日殺
僧也曰殺後兒生乎曰然距三日耳曰兒即僧也寃
在室何能逃遂械其人以死置獄中又語兒曰其家
貲汝有也兒素昏然忽曰一百二十金是我者不待
其人刑仍披荆湊金如前數復走金陵卽諸經畢還
山尋覓師舊榻板鉢居之不過十餘年耳其事載寶

函別錄正叔談

柳氏莊客子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
中市棺為債家所困捥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
奔之是夜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亦
仆其家堂上死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嘗聞有士處
齋中忽有好女子踰敗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
以已門前男女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
呼至以榻屍視之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舁歸殮
之又風俗通載汝南人鄭竒道遇一端正婦乞得寄

載車上從之詣郵卒樓夜共樓宿明日婦死卒驚白
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
吳氏婦新卒夜殞滅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
卒世間如此類甚多而驚令屍亡泝江而上入蜀復
蘇蜀人神之立以為王則在隆古最先者矣總是游
魂為變用物精多所致不獨柳氏莊客壯男而已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兩打無聲鼓子花
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士誌高才鄉會皆
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快々爭於上前

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響鈴兒
草馬即以夢語對而誌思竭不能于是得賜狀元

桑冲靨昧法

成化年間石州民桑冲傳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製
頭面耳足作女妝又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人家
好女即往其旁貧小家貧得入類成姦合或女貞
不從則以靨昧法其法用雞子一枚去清雋卒七箇
燒灰搗爛燒酒合成噴女身上默誦呪語女迷姦遂
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山東汙
大家有名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承等七人分

途行姦至十三年七月冲在晋州高秀才家為其婿
趙某反欲行奸始識是男子捉送晋州讞出前情具
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皆得罪如之谷才已
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嘗見其罪案甚繁姑約而存之
為閨範之戒語謂三姑六嫂不宜令人家有以哉

楚藩掾失婦

嘉靖間楚藩司掾某麻邑人遣僕歸迎婦並子誤飯
於團鎮盤石橋業販人者家僕固駮子其家情踪皆
為其人話出乃曰爾家我至戚也來時幸相顧授殮
後婦携子果至延欸甚殷次朝附載客舟去謂適省

從此而陰已與僕兩處鬻之舟客矣越數年同邑曾
給舍筆山公道江右停驂某公署見役夫數人薈草
內一兒為所識隣兒即掾失子也呼至問母何在曰
在此盡得客略買狀屬其邑明府收縛客而關白楚
臬掾婦子始得歸又攝得僕於他郡于是販家買客
械死者數人

何老人 王捉鬼

長洲有何老人者夜行見道旁一羊疑之曰夜安得
有羊必鬼也緊着之而負之背行抵市店鬻之值五
錢晚復過市問羊則亡矣于是告以故而返其值又

有王郎者素豪有膽嘗夜啟門暗中見一物疑其為鬼即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人執火出乃一朽船板也燒之聲如爆竹久乃滅遂稱王捉鬼云牛僧孺謂世間人鬼相半言不無過然觀此鬼徃亡有之則稱無鬼論者亦何謬耶

李文達公大父

南陽李翁某乃閣老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編抵湖湘鬻賣有臨江客三人贖金三百兩易得在邸舍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擊膺大慟曰本盡赤手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復來嘻笑曰公等何

憂至是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可忍為公禍乎即持金盡與之而垂橐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正叔談

靖遠伯王公

靖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袁一見即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伯夫人一品語曰父貴關於子夫壽可以妻延有以

也

陳緝熙編修

吳人陳緝熙父鑑任某官以謗戍遼陽卒母不得歸從百夫長矣緝熙少穉念衰慈旅柩輒至涕泣刻苦讀書成戊辰進士除翰林編修即表求使高麗以伸已志及還果與母及柩偕可謂志士孝感矣

偽漢偽吳苗裔

今興國瑞昌間有戈陳二家不下千人即二姓常相仇殺而始皆友諒裔其人皆猛銳多力輕士好鬪南壯即能徒手搏虎不以為異予嘗過興國見十許輩

聚食邸店甯面豺聲心為竦凜其在羅田張氏為士誠裔人稱張棒椎以常持椎擊催租人也正德間劇盜紅毛兒白毛兒出其家至為恣暴力敵萬夫緩急藉以為兵可為國扞禦御得其術狙亦可信不然吾不知所用矣

郢衡近俗

郢城田野貧民生女八九歲大略喜以麻值售之娼家以圖成錢樹子時漬其波潤娼家蓄飾數年便以倚門今襄樊間紅袖稚齒既多且賤皆其卷曲所不盡容而散蔓出者也衡郡俗儉歸女必厚奩具故女

多不育而寡少即傭販匹夫不二三十金不可得婦
今其地婦及娼女多是略買自他郡而娼最衆吾里
團鎮其略數也略聚既多盤據穩固互相黨殺牢不
可動長民者從其俗以悅民往亡翫法庇覆以文字
應上鈎攝而已予嘗遊二郡覩其弊輒為扼腕

襄陽叱言

萬曆壬辰襄陽有人自京歸叱言後宮有密旨遣貴
璫旦夕至襄鄧刮女子千百其用入宮時裸體加鞭
簡令竄過火牀上俾氣血貫聚心肝剖以合藥服食
長生愚民吠聲一時女子不必聘媾不計齒貌遽廢

婚合其時郡侯厲禁不得僉曰侯恐無女應朝命為
自全計耳次年癸巳予適襄主樊城姜姬家聞此其
家女婚皆以是嫁娶而皆是童嬰人謂叱言者家有
女欲嫁而慳財故為是筭弄令女易嫁耳乃竟逃驩
崇之誅如三尺何嘗聞姑蘇有隣盜之驚忽邏卒馳
呼而過曰殺人者至矣市人駭驚盡棄負釋擔而走
潮湧浪疊填塞街巷一日而定究邏卒語何謂乃謂
決獄使者至而人自誤耳遂使其人杖下况故作妖
言耶

產錫地不宜生植

衡之常寧來陽產錫其地人語予云凡錫產處不宜
生植故人必貧而必移徙天地精華此聚彼耗物無
兩大事不雙美茂樹之下其草不肥理固然耳白璧
明珠必出山海竒石珍木產自徼隅靈各有專地也
滇南點蒼石其文理峭峰平山竒竒怪上皆肖似其
山今人文漸盛而石亦不出人聚則物耗也又古聚
則今耗天下大勢秦漢之故都皆帝王賢聖淵藪今
棄不都而諸皆不競非氣乘弩末乎吳越閩楚不盟
中國今所生產皆據雄伯而燕薊為扶輿頭顱氣鬱
全盛非金元偏夷可能當故宜今聞天都也猗與哉

哉

姚源萬年

江右成化間姚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
劔之像已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韓公雍平
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板有天成萬年字大
盈丈事豈偶然王資敬談

天下中

洛陽為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舍人史通謂荊州為
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諸書又謂崑
崙為天下中此益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

也

燕秀才子異

汝寧有秀才燕生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之便造其家三子出見童非矣考以課稅又皆暢然大加賞譽解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子者公以問待者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又與兒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為主婚各以次第配焉莊靜爾嘗言之不悉過汝以

說之人果然

蕭叅藩得父

南安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狠懷私詬辱無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其左臂破裂血滿衣袖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袖分藏其半為異日會徵遂適襄郢間業制盆桶諸木器糊口飄零憤恚久益忘家婦倚辨女紅自食毀面貞守子漸長又闕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隣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廿一成鄉薦起家某縣令嘉靖壬午擢楚少叅建牙郢上以失父故常

抱慙戚頓欲挂冠雲遊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製器匠偏坦作努臂露傷痕疑之命童子問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妻子出亡始末復問汝血初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即出持初合太夫人所藏如一于是登堂大慟鏡影始雙趨呼橫金人匠汝翁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居而得父大慰夙心殆亦天合懽溢百城黃大談

元錄程文

嘗在金陵購得元試錄二本板刻甚精久而失去幸友人錄得一篇因刻於左

至正庚寅江浙鄉試三場程文

四書疑 第十二科

論語記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曰作者七人矣七人即逸民歟微生晨門荷蓍荷蓀以及接輿沮溺亦作者歟乃不以逸民稱之何也柳下惠為士師矣槩謂之逸民可乎其詳言之

初考李縣尹批 初疑明潔

考官林知州批 二疑整齊峻潔

對論語記逸民有七皆一世之高士聖人則有稱

贊品列之言焉記隱者又有七亦皆一世之高士
士聖人或有倦亡接引之意焉今固不可以作者
七人而同之亦不可用柳下惠為士師而疑之也
請詳言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夫子於伯夷叔齊則謂之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柳下惠少連則謂之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於
虞仲夷逸則又為之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是
七人者非隱遯不汙則同而立心造行則異故聖
人稱贊而品列之同謂之逸民宜矣若微生畝晨
門荷簣荷蓀接輿沮溺

集注皆謂之隱者若夫子於微生則警之以疾固
於荷簣則曰果哉未之難矣於荷蓀則使子路見之
於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於沮溺則意謂天下有道
則我無用變易之獨於晨門則未及擇其不可而
為之語聖人於丈人則謂之隱者而朱子皆以是
餘焉則聖人亦或有倦亡接引之意皆以為隱者
亦宜矣彼其作者七人集注已謂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是不可強求之也柳下
惠雖為士師然不能枉道至於三黜則遺佚阨窮
其為逸民亦無可

疑也合而論之夫子稱贊品列之者蓋所聞一世之高士故稱贊之為逸民足矣有倦七接引之意者蓋夫子子路所見當時之高士也故欲抑其已行其不及不使其但為當時隱者而已也若非者七人朱子既謂不可求其人柳下惠為士師矣今既已謂之逸民則其意斷可識矣何敢贅

柳道彥夢

柳道彥性迂緩而多疑好思凡事居常仰屋思不已往以謁選不得暫歸旅宿夢身珮玉環金彈二物皆

其家觀音堂供棹上貯物思之環者還也且賜環主恩也彈者憚也又脫手不還之物其戒我勿徃乎遂止不行而次辰同行者皆遭破冢之厄身幸無恙返抵京果得選有靜寧廣文之命又嘗在旅奴子盜其全亡去資斧缺甚乘款段行兀兀夢人書一陋字視之思得陋傍抱耳乃是人字轉手入懷物尚不夫行行忽見一肆所賣餅麩因思得餅麩者丙一也於陋字始全其在是乎下馬入其室果得奴子而金尚在懷凡此自謂得思之力其亦善慶之債神啟之與故曰思之思之又曰鬼神將通之信然

王游擊得父

遼東游擊將軍王公魁岸偉大如神人又善戰屢建大功而性至孝偶歸衙見太夫人宴起如有憂者必詢其事太夫人始曰有一事不言則傷我心言則恐傷汝心汝非王父子吾初與汝父趙公在軍中為王父掠得娘汝八月矣時王父為遼帥置吾後室王父無子汝生遂以為子王父亡得蔭離汝父趙公四十年生死未決昨與汝媳閑造廳上見牧馬老卒酷似汝父以未告汝未及詰問公出詰卒陳其巔末纖悉符合于是扶卒入室相持慟哭澡洗更衣婦子羅拜

次日以其情奏請歸蔭王氏猶趙氏卒伍朝廷嘉其孝義俾仍原職復性趙氏云此正統年事

李文正公謔語

李文正公秉鈞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不得以問公公曰待湯

李文正公入朝履襪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帝命以對曰神童足短對曰天子門高帝抱置膝上時其父伏在丹陛又命以對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

五言詩
卷之八
溺叔援權也公此時入朝小紅履一雙白綾襪一雙
後為耿天臺先生所得貯以一篋自撰小文記之而
屬廣濟王督學大謨藏之而王為孝廉時也即先生
所自談此亦可見先生之度有珍不必藏家今人只
認已字最真其於所好大類剖腹其不然矣

鄧鎮鄉譔談

麻邑鄧鎮鄉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
地理又曰或造化留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嘗指天也
今人無端忘已又逞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於目
前身後是地握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漢之喻

可謂笑謔中妙理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
丘死則我欲葬焉李青蓮遊謝家青山悅之亦曰我
願葬此古人之情不過於此予請竊比之矣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詹侍御事講蘇大行兩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
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
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
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漢左將軍馬超墓

蜀新都縣少叅楊公廷儀為親侍郎公某卜墓地掘

土見崇碑題曰漢左將軍馬超之墓以為吉有驗遂就之忽夢超錦袍玉帶言曰我漢將軍毋奪我墓公不為動復夢超戎裝彎弓射中公左目已又夢射中公右目相次目皆瞽而意愈堅又夢超瞑目大怒曰吾有以禍汝矣亡何其家數幹人與數賈為偶匿賈金盡殺之事覺罪凌遲而蔓及公罪棄市麻邑大司馬劉瑞簡公時為蜀大叅所目見其家保昌令劉君守福談地以超貴非超貴以地也始超家族二百餘口盡屠於操獨子秋留依張魯又為魯所殺蜀志不言超後則其滅絕可知而甘禍殺身為子孫圖所烏

有可謂過計傳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明者弗為况烏有夢亡耶蜀人言當時諸貴人墓皆諸葛公所定此其禍媒矣

何令君殺狐

湘潭令何君起升富順人去年丙申蒞任謁憲臺於寶慶還過湘鄉水濱有傳舍夙傳有妖人所憚入公獨留二豎子一厨人入居之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下隱見素妝女娉婷欲前公叱之去侍者皆股栗方解卧具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為動第立豎子拔去已有針從床下穿卧具入又刺公足創甚公怒

起舉燭徧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
狐匿其中即拔取厨人刀去格砍之狐尚雙制公手
厨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因得伸手重砍以刀狐
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以為坐具寶
慶從事宣城梅子馬正與何令君聯舟鄂渚所談也
凡邪乘人心入者也而皆起於婦人下賤以其愚怯
易惑而心易搖也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何公所
為正類李叔堅不見狗怪而狗自斃者殺狐益難矣
使得盡用其刀天下安有城狐作孽者哉

高中丞還金

德安高中丞雅號玉華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
磁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值道有遺橐
命從者舉之纍纍然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
北風獵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又計公橐垂盡柰
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
蒙袂而來者髮垂蔽面徒跣號呼謂失金公曰夫夫
其亡金者耶金在是、人曰用督地租錢急天旱鬻
子女得金五十五晨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
死矣始發封與數合即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
報公益不受其人控焉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

姓日尸祝之明年丙戌公舉進士由浙參藩歷大中丞丈夫子四人三為郎季子祚二千石年皆至大耋諸係仕者又數人從麻邑劉公守福見其傳中丞先朝名臣還金細行僅豹一斑猶之渡蟻飼雀可槩全仁遷固叙傳亦舉一事非必止此今人旦為仁暮責報何異操豚蹄而望歲乎惟積惟無望請自一事始

梅禹金園蛇崇

宣城梅禹金園在城東陬深林陰森園丁子留兒日漸尪羸知其中崇而諸法莫能制一日雷電交作擊破一樹視之中有巨蛇蛻蓋蛇崇也自是崇絕然兒

貌猶故禹金教以服雄黃數月遍体毛孔出赤蛇千萬始如絲髮竟日漸大悉以焚死兒始無恙梅子禹談

瞽者李近樓琵琶

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獲索梁州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曾中事皆於鴟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孫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淒然百獸鳴嗥大行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耳已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

餞之酒酣曰有麗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已屏內咲
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
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諍語擲肴皿墮地成碎
磁聲種上偏真某公大惧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徹
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
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于是聽琵琶終夜不去鄂
渚聚梅子馬舟中詹叔正談古人賤工小技皆得簞
名後世矧琵琶絃叢遺事查八十琵琶汪伯玉司馬
已有傳瞽者恐不甘辟支信善必有偶也

新刻耳談卷之九目錄計三十八條

少司寇董公

戈秀才

巴水驛丞

繼美堂

荷花兒

義猴

浮海傳略

孫給舍押字泣狐

鬼打虎

金陵巡兵

烈鶴

虎冢

湯胤績

燕子磯僧商

黃李主張惟時謔語

嚴高二相君謔語

包山僧天靈譎

王文成公謔語

谷夷使對句

佛現烏兜羅錦雲

芝蔴通鑑 掉書袋

小舉子對 舉

費状元

春桂花

非幻上人詩

衡郡為樂土

蜀險不宜開道

士人語展轉落籍

不二禪師

南巖松石小景

登太和揆道

劉莊襄公太父

魚僧

孔明贊

雪堂 太湖治堂

呂子敬秀才

某尚書護語

目錄畢

新刻耳談卷之九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少司寇董公

嘉靖間南京督學作史董公傳策及吏部都給事中
周公願並極論嚴相嵩父子奸貪誤國 上大怒懲
二公從戎長流廣右某地久之二公忠憤不已同登
一高塔絕頂商榷生再疏盡屏從人塔下白日忽
暴雷起擊塔斷攝上半於平地從人皆壓死二公坐
塔中平康七恙旋從窓孔中出亡何嵩以他疏敗削

籍子罪棄市起董公少司寇周公南操江御史大夫
熊一衡談雷霆之威何也豈知冰山之欲潰而警之
令無重犯逆鱗耶抑偶然耶然驚變無害榮遇因之
忠奸之報犁然矣

戈秀才

蘄水縣秀才戈生家貧每歲里黨贖錢作社已獨慳
與且不信神常有詈語人隣人周某病劇鬼來攝之
社神挾怨故以生往生死獨心熱未殮及見閻王閻
王檢簿曰應死者周某生乃溧水縣主簿壽八十何
誤攝也怒責攝者縱之還生復甦往視周某言誤攝

之故周果暴死越三載以明經謁選試得高等註授
某郡倅生喜過望又心謂神語非耶強飲不覺酣睡
明發起部衣冠皆以醉故為偷鬼劫去倉皇典覓衣
冠着之大不彌身選君望見詫曰是人安可作郡倅
改授溧水縣主簿壽果八十終張子升談然少齒習
聞之矣

巴水驛丞

張明經謁選黯夜與一人聚蔀屋下互問籍里明經
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蘄有
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

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塌上忽火中有聲
曰莫燒死巴水驛也丞又若有撼遏火勢者人因得
抱亡我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是巴水驛
丞今黃邑博士楊公燧得之明經所談簿丞細小吏
尚得鬼神之祐不死社神何得挾怨家何得遺之語
曰一千錢一斗米皆閑祿命况其大者

繼美堂

張大司寇永寧烏程人始令蕪湖顏堂曰繼美必有
所謂而後令為今侍御葉公繼美已足為語徵乃司
寇子天德復承其後以父子繼而皆以卓異徵則又

異美汪啟西談

荷花兒

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出門故呼
曰周皇親被荷花兒殺死矣邏卒入視果見屍一僕
為厨役一婢荷花兒在旁明日以聞於法司言狀如
此荷花兒因受虐刑脩壺楚毒誣服謂已與某某姦
殺主取財為逃計捕某某不得竟坐罪凌遲六月行
刑其時荷花兒哀語劊子曰兒是冤死宰相念先死
我而後鬻割可也劊子不聽竟如法肉盡兒猶語曰
我必取汝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麵舖忽大叫曰

何花兒撻我七孔血流死實殺皇親為市中賣瓜子炒豆無賴細民朱腦瓜等十一人而歸羅婢以緩已捕呼語如此諸賊因叢淫一瞽婦久之爭姦瞽婦不勝其賜語洩腦瓜等皆被擊吐實餘賊凶刃皆得罪死大司寇翁公見海及謂曹郎皆中彈文罷歸時萬曆戊寅王均之所親見自是刑家慎獄不肯造次必曰恐如荷花兒以此然有不可曉者出門呼者何人贖刃何在僕何以不同罪本是矜疑而何遽決趙公自南來聞人喧傳此事無不均齒扼拳荷花兒者故臨獄以衆惡甘心焉不知傳者皆屬吠聲世之

免若此何限也

義猴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稚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呵導聲至猴即嚙繩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先人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與共灰燼公益傷之某公為之傳胡伯良談昔人之言曰臣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為用矣其人

而獸言也猴畜於前丐者無甚大義既為報饒而必死之何烈也耶故禽獸未嘗無人心而有不如之者寧獨不如已耶

浮海傳略

王文成公於正德丁卯以言忤時貴簪辱幾死謫丞貴州龍場驛地道杭僑居聖果寺恍惚夢烏龍大王來謁僕頭緋袍形甚怪屏從人語曰君七月三十一日有大難奈何公甚異焉因求避患之術曰試善避之吾竭力相庇言畢而寤及期公在聖果友扁瞑曰坐至午忽二人壯猛如武士排闥入曰爾在此耶吾

從閩踪跡至此因挾以刃取道從山後行縛公於樹一人持刃前忽二人音紀沈昱者躍出松間恐以官府及幽冥報復之說解救甚力其人附耳曰一權貴遺疾巫媪謂汝為之勸殺汝此朝命不敢違也忽解縛曰更前數里議之遂驅迫至湖邊夜漸昏黑因反縛以布衾蒙首舁之疾行數里曰至矣覺曾間受一挺即乘水自是昏眩不復知良久漸避身仰卧水中所縛所蒙盡已釋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負之締視波濤如屋上行光怪萬狀波及唇吻天漸明抵岸見數人掖上綿兜子至一宅困甚不暇問主者解衣熟寐

既醒見一人坐床側曰僕高明也君忘之耶公憶往在京聞有高明者善攝生寓神樂觀與徐中書訪之後傳其人死不知在此曰吾未死館於吳老先生耳少頃一人戴鋼叉帽容甚偉前曰知君忠義士故爾相救得無苦乎即吳翁也吳去獨高侍左右服役皆丽人公不欲明燭徹旦明日謁吳翁堂甚高粉繪輝目珊瑚高三四尺吳肅客入公就賓席膳畢遊書屋亦三間類世捲蓬圖書珍玩充目莫可名狀返則列筵於堂敬食精絕已奏樂則海鹽人扮琵琶記艷姬數十人魚貫而出金翠珠璣光彩射人飄重裾曳長

袖為回風之舞歌白雪之章巧於應節雖亂而不亂如是累日公作詩贈高贈吳翁復為吳翁題唐宋名畫及談經史攝生意甚悉公苦辭歸翁張筵為劇餞曰君難數猶未脫即還亦必遠行出月則善矣高與吳亦皆有詩為答而餽金甚厚公皆不受借高馬尾巾及櫛具耳既別卧舟中五鼓遠岬則肩輿巴具沙際四人舁之至一閣隱見天風海濤四字知為閩境日夜疾行忽至一市人物充塞時朝中有微行者衆疑為錦衣官咸避道入一寺肩輿止門外公求飯與人輿人忽不見大駭步造婁野亭賈守亦至公言

所從來二公驚曰此去天風海濤千餘里兩日而至何神耶留數日回杭向所借巾物漸失去因之烏龍大王前拜謝忽一黑蛇長丈餘自梁垂遶婁僕數匝遂投神座下方沉江時音沈二人索家書公為詩曰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七潮聲泣子胥此其傳略或謂行刺者感公義已釋公公故托言鬼神俾其人得返命此學者以不經近怪而為之辭也鬼神助善實有此理不然稷覆鳥羽舜逃焚廩浚井張子房脫

大索授書圮上皆非耶而又何疑於文成

孫給舍押字泣狐

孫給舍鵬初觴集唐侍御宅召所常侍歌兒不至至則羸病無人色云為狐所據孫公曰我善書符當以治汝本是戲語而兒哀乞不已因捉唐公案上硃筆成押字授之旬日兒至病色大減百頓稱謝曰狐見押字泣避去矣凡正人怪邪所憚故今人止邪常書范文正公異世且然况今世耶公以隻字泣狐必有以懾之於幽者

鬼打虎

歙縣王干寺門塑千里眼順風耳神手眼勢可畏有
虎入以為人也而怒齧其足神倒身重遂壓虎死其
神力也與詳載汪司馬小說中詹叔正談

金陵巡兵

近年沿江用巡船緝盜盜不得恣而苦巡兵常自為
盜數年前予適金陵獲盜乃其巡兵蓋往赴操江督
府遇賈船故稱盜劫之賞掠殆盡一盜着新機擲所
着故襪于舟尾而忘列名手本在襪中既去賈得據
以聞於督府兵尚不知呼曰江上盜無督府曰汝等
皆盜安得謂無盡以伏法然諸處及吾郡皆然不但
金陵此等皆黠民安得徒忘必司幽者故調弄之至
此耳里語曰惡事無巧手信乎

烈鸛

高郵有鸛雙棲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
餘有鸛一群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
偶雄者形親而依依孤者聲哀而咏咏遂皆飛去孤
者哀不已忽攢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群客見
之無不嗟訝稱為烈鸛而競為詩歌吊之復有烈鸛
碑為某公撰吳貞甫談

虎冢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
夷至海傍渡舟山遘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
不死忽一虎來視耽耽聲咆哮歛齒而不啣若爛其
垂死者高始佈甚既見其不啣沾沾可親因指口求
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
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
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
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於棄窰敲火
於遂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蕪野蔬山果而食之
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嫵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

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
獸常饒高以鬻於山中不乏蓄積餽糧生二子性俱
猛鬪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督府胡公捧檄
招來破倭成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家曰虎冢
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吳貞甫談
獸與人交生子世常有之此其類矣而其始以無生
生夫惟無生是以有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櫻鳥不搏斯人病死心喪其近
之與今山中婦子常持竿逐虎虎不亂搏愈足為驗
是可以指心

湯胤績

先朝邊將湯胤績突與胡戰敗身死月餘口外某驛
天色將暝忽一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
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發開戶寂然無人但見
壁詩末有血汚游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
始知為湯公也

燕子磯僧商

徽商某泊舟金陵燕子磯下登觀音閣見閣頽壞因
僧乞施遂解囊出三十金庀之而餘金甚饒僧遂畜
異陽作留款觴之既醉是夜殺商鬻割之貯大甕中

得其餘金次朝有賊曹亦泊舟磯下見美婦擔水入
寺疑訝逐之至甕前不見破甕屍出即以聞憲府捕
僧審實皆得大辟擔水者即觀音化身賊曹處至必
有陰主者僧固慘無厭而商漫藏實誨禍也其事踵
相接胥此矣往已熟聞須因詹叔正談始知為燕子
磯事

黃季主張惟時謔語

黃郡黃解元季主麻荊州張狀元惟時茂修相聚薊
門黃少年有貌而張相君之子黃故謔之曰思公子
兮未敢言張即荅曰懷佳人兮不能忘語各有意胡

伯良談惟時兄弟皆楚才獨步不愧科名猶之揚用
修足冠百科而皆以父相君故蒙口語人不過強口
施毒耳名自在千古也

嚴高二相君謔語

嚴相君訥蘇人面麻裡語於蘇有鹽豆之誚高相君
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藁裡語於河南有盜驢之嘲
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
在腹中皆足捧腹伯良談

包山僧天靈謔

蘇州太湖包山寺僧天靈通內典文選諸書客有秀

才嘲之曰禿驢禿字如何寫僧即答曰乃秀才秀字
掉轉尾去便是一時聞者絕倒伯良談

王文成公謔語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某公
笑之曰先生耳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夷使對句

成化間夷使入朝有對云朝無相邊無將玉幣相將
典客不能對李文正公聞之即教以對云天難度地
難量乾坤度量夷使愧服

佛現烏兜羅錦雲

峨眉山頂普賢菩薩正殿補陀巖普顯放光之所每
日出時白雲一縷矗起接於山頂瀾漫滿山即有鳥
呼佛現名佛現鳥是時寺僧皆出殿前鳴鐘禮拜梵
唄瞻仰朦朧中佛像現焉頃之散滅空山無有或又
現於辟支道場不出一時道場在雅州涇縣相距彌
遠而其地禮拜猶補巖某年有繡衣使者疑為妖妄
集百夫射像處像自儼然方知神通無礙予往遊廬
岳遇峨嵋僧法朗談而吳孝南山人自峨嵋來談亦
猶是乃其稱雲曰堯羅錦人藉之行白光上冷_口稠
濃諸經已言而予遊衡山絕頂雲正相類手可提取
射志不言堯羅實堯羅也別聞某寺有聖燈常夜出
或射之燈滅明日有巨鱗死山中蓋鱗目也使者之
疑由是矣

芝蔴通鑑

棹書袋

吳人韋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
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
肆鬻者必累以紙一家紙為零殘通鑑一人頗買蔴
積至數張而以其語棹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
芝蔴通鑑上止此耳党太尉見人談文語謂棹書袋
宋代朝儀凡大臣陛辭必致祝語武臣則不必及太

尉辭乃揚笏祝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大家好將
息兩陞掩口及出黃門問曰太尉何為說此兩句曰
我常見措大好掉書袋我亦掉兩句

小舉子對

有貴公謁某公某公未出見其子戲庭側尚是嬰稚
以為業童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扁問風
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
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在其中貴公
大加嘆賞某公出始知已成鄉舉矣語皆含刺少類
如此

費狀元

鉛山費公宏成化丁未狀元時年最少四十五入內
閣意若哂他相老者一相曰莫要笑我便湏到你一
相曰莫要與他恐後人笑他可謂婉而妙公在位不
久壽亦不遐又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人謂曰君名在
狀元前覺而自疑豈有名在狀元前者丁未會榜黼
名十五費名十六而費果狀元計夢時費尚未生也

春桂花

儀真王公大用蔣公南金未第時同舍課稅最親元
旦同遊於某廟曰桂花香若此乎時遊客雜沓皆若

未聞曰雪候桂有花之不垂如此女非淫奔猶赤子
 入井家強有力骨肉章甫而不手援以為耻往沿海
 諸郡士人女婦奪於倭皆得贖歸亦以其非罪也是
 女獨不得同之耶吳孝甫所識楊二自記是桃花村
 人麻邑有桃花山必其村人少在江邊洗菜為峭颿
 人掠去鬻於衡某邑為民婦夫死哭墓往來如常一
 日為有力者負去轉鬻于衡係籍平原文罔如牛毛
 扞者塞眼政尚悶悶大緊若此

不二禪師

禪師居太岳虎耳巖菴就巖起觀音亦坐巖窟

中予往從吳明卿先生方山人仲美冒大雪往謁之
 禪師肥大躁急大類武人紅顏汗津津所談亦嬰兒
 上人翁檢心之法席地飯客香蔬可飽禪榻數處各
 據幽勝在長松細竹泉石間梵放時坐以游心不受
 金帛紛以米餉然擔夫在道坐懋米囊則知之曰汝
 在某處如此不敢以供故不受人益神之自是無敢
 坐懋米囊者與人談亦隱隱及未來時多驗江陵張
 太師遣子孝庶往候願受法旨禪師不言但貽以衲
 頭一領不數年身死禍作禪師曰早着衲去當不至
 此及別亦各致語於予曰虧了你好了你予為盧胡

耳談 卷之九
或謂菴中不宜有尼僧坐禪女流禮佛者此以世法
窺彼妙靜閉目不觀又是一重公案辟支以下或假
修戒何難於禪師

南巖松石小景

太和諸峰無不刺天景皆殊絕邇來始入伯玉元美
諸記足稱雄諸岳人稱南巖景紫霄杉遊五龍不歸
家于得再徧遊之不賢者識其小嘗在南巖得一石
石拔地躍起席平墟瞰絕壁墟納萬壑壁削千仞樹
羅錯織如綺上建亭子簷際古松數株生而無積聚
無千金之子亦無凍餒之民衡實似之宛然畫筆乃

又南阻洞庭非戎馬必爭土地西連劔閣為瞻烏靡
定之資昔阮籍愛東平風土張融亦思晉平閑外避
地避世卜居卜鄰所不能忘情者予去衡嘗有詩懷
其地曰桃都存筭路朴略自虞陶不賈貲常裕為儒
氣不驕帶霜風土燠多雨稻梁饒浮海今何適移
且避囂此衡之為樂土也永寶諸郡在魯衡門

蜀險不宜開道

蜀之門戶歸巴之間險隘在楚形勢稱要害謂在我
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險近奉朝議中許邑一
切削平以開道路開門延寇自失其險甚為失慮若

謂太平無虞則秦關二百長江天險皆非治國所右
矣今金陵有攔江石諸險虎躍江心大阨舟航若可
鑿去我神祖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士人女展轉落籍

漢中人有為令者女父亡依母五歲為婢桃花常抱
往乾娘尤別駕家一日婢忽置女地下他往為私期
忽遇賊客故稱抱女還家實盜去舟發襄陽販鐵
者女育於其媪五年始鬻於吾里團鎮復同所盜十
餘女婦遡江而上女鬻於衡娼家秦媪而蓄飾之嬌
小倚門女不好淫常受箠楚毒屢求死又耻無知者

偷生姦合愁容不解予嘗遊衡遇女絮語如此仍道
其家事人名甚悉予傷之適故人貽有買山錢因屬
同遊吳孝甫與媪語願罄橐得六十金與贖以室其
地士人子而媪不可已書其事於遊岳合江亭草中
冀或得聞於其家又屢以貽故人宦閩中者而皆無
耗已遊京師遇所善通州榷木幕賓楊君為女家隣
悉知之又貽書其家會其母死二兄皆廩於庠以為
耻不荅女乎二公分趨左右樹各折得已發花一枝
衆始詫而爭折取幾有持花出門群兒拍手歌曰一
布政一知府擬高魁花到手衆問兒何以歌此曰我

何所知信口戲耳是科二公同中次年正德戊辰王
公成進士歷官布政蔣公知府皆如兒言吳貞甫談

非幻上人詩

非幻諱性欽住城北十里外摩訶菴能詩善小楷書
皆得空覺之趣予嘗携客往憇其榻而談覈經論香
茗餅餌未嘗不移日也其喜予過訪詩曰禪門重繫
馬灑脫尚名韁榻借松陰翠杯含菊蕊香清談名理
窟幻有刹魔場亦是看心侶皈依禮法王其為予兄
沅湘壽詩曰釋理遺生滅端為不滅因金剛摧朽木
寶筏濟通津我眷華封祝君家具爾人沅江濤捲雪

遙識謝池春五言妙境畦逕盡除集明詩者旁羅縞
衲恐不能釋此片玉也別有無弦上人住慈壽寺旁
善琴朗秀大堪着塵皆不失高僧傳流品

衡郡為樂土

諺云衡皇永帝謂其國大也予嘗遊衡郡獨佳其俗
之美以在岳麓多雨不旱常年十錢得米斗餘得蔬
一肩黑笋肥蕓如土錫其所產酒戶萬家籍於官者
四千七百凡筵會諸家輪辦之薪炭煤山積而冬不
寒大際不爐不綿五嶺三吳舟車通利財貨不滯行
貫之利賈失利以煤船東下並船鬻之輒能振起民

淳士慙尊三日愛俗沿朴儉器尚陶匏西湖寺老僧
不識予所着絨褐潞紬常見人家以茶薦客置蜜果
一枚於盃中而無茶主人盃中並果無之逋逃易聚
不出市無丐子然亦鮮財力薰天之族伍憲使子謙
先生家不異布素太史公傳楚詣竊偷生濯濯石上
不知根所入處攢柯交蔭暑日當不得侵獨一株起
亭礎間根與石梢凸起可坐而偃曲避簷出復拗節
直上回柯內向松鼠山鳥聲象皆異晴晝雲色洒洒
霑着衣袖大是勝地一丘可老那得董北苑圖寫置
茂齋壁供宗少文卧遊令時時神往也所恨以僻故

人所罕到遊僧丐子日夜膺集點澆清界凡天下失
所據皆若此矣

登太和捷道

太和磴道陡削峭峻亦開道者故以險難人後山道
險不若是人亦鮮知歲壬午予偕九客往家弟倫肥
重畏履峭至杉木林忽改道向後山予不能捨廻輿
從之菁棘空靜水潦不治屢為遭廻忽遇一人肩干
戈一束蓋盜也又忽莫知其所去道上糞毬雜禽獸
毛所成人識是虎糞為之凜然行漸高入翠微常見
連樓四五層皆倚絕壁懸建而其中老人禿頂龐眉

正言 卷之九
凭欄下視人謂多百餘歲人真玄修得道者非關中
乞食偽稱長年者也久之輿直達紫金城飯琳宮洗
沐畢陞謁瞻仰已凭前欄見與偕諸君曳鎖杳靄間
久始至日旰矣往者皆是祈嗣次年予生子淳小字
玄佑九人皆得雄

劉莊襄公大父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為莊襄公璉大父自少
仁恕不踐螻蟲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尚貧有
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乃汝耶想以貧
故為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

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
柰何見問其慎如此及公歿有一族子觸哭甚哀
人始疑為昔偷兒而又有善行蓋愧而改耶公與夫
人既以子貴享高算曾玄甲第蟬聯不絕陰德陽報
信不虛矣

魚僧

劉萬天長人以打雁為業人呼雁劉然秋冬打雁春
夏則取魚其取也以蘆竹為箔而發視謂之起籬忽
有僧到門乞施食纖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
殮既去語劉曰君起籬必常得大魚慎不可奏刀君

不聞白龍而魚服乎已起鱗果得大魚劉不能捨剖
之腹內猶是前碎米飯蓋僧所化魚也僧耶龍耶劉
自是一家病死吳貞甫談

孔明贊

先太史始中館試題為慶成宴詩孔明贊詩已載集
中獨贊棄不載姑筆如此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
星殞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
管樂之願

雪堂 太湖治堂

黃郡侯潘公衡渚先生少時於書舍園中拾一古銅

印方寸文曰雪堂柳葉篆極古後果守黃郡出印視
所知據其文大之扁於雪堂今扁是也予從孫伯固
始令太湖見治堂棟隆題落成年甲乃己年甲不差
一字則建堂之日乃產令之時食祿有方事皆前定
端有此理

吕子敬秀才

吉安吕子敬秀才嬖一美男韋國秀國秀死吕哭之
慟遂至迷罔浪遊棄業先是寧藩廢宮有百花臺吕
遊其地見一人美益甚非韋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
問故曰對傾國傷妙麗於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倘不

棄陋劣以故情視新人新郎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
狎問其里族久之始曰君無訝我非人也我即世所
稱善歌汪度始家北門不意為寧殿下所嬖專席傾
宮亡何為婁妃以妬鵠殺我埋屍百花臺下幽靈不
昧得遊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韋郎
我亦知之今在浦城縣南僊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
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攝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
以符祝三日韋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強奪我去我
思君未忘但無得脫耳今幸重歡又得汪郎與偕皆
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挾二男棄家遊江以南數歲不
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隱猶是三人疑其化去然其
里人至今請仙問疑有呂子敬秀才云吳貞甫談

某尚書譎語

湖州有尚書某公於三月三日浴澡一客過之見以
浴辭不悅及六月六日公往謁是客亦辭以浴不出
公索筆戲題其壁曰公昔訪我沐浴我今訪公公
沐浴公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公六月六蓋三月三
浴佛之辰六月六浴狗之日歲丙申三月三日憲使
韓先生之楚租送於報國寺先生談

新刻耳談卷之十目錄計三十八條

鍾馗顯靈

黃販鬼

穆小瓊

弘治壬戌世講錄

憎詩

許青陽詩

董尚書

元美先生

申相國家老僕

麤子李

玉脂燈臺

張孝廉

寶應獼妖

張延

舒探花

鐵樹宮火

宋鶩池蹈海

唐殿元臯

舒方伯得孫

康撈功得子

馬司徒封君

巴陽老人壽

梅中丞祖母百歲坊

大穀

續斷指

續斷舌

宮人羅巾詩

莫廷韓偕語

楊循吉水仙子詞

羅殿元人字令

子路令

袁履善先生謔

韓中丞口令

倪雲林畫

黃鶴樓重災

誦經僧

閩中鐘

渡諛語

王太淑人詩

卷之十

黃岡王同執行甫

上饒門生王嗣

鍾馗顯靈

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

不立致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日

蘇有為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後圍春香亭姬所

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數妻

過堂側西小樓過黑臉醜惡鬚子

飛驚懼投所竊於井中而適為汝妻

欲察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蘇徐守家其家
大言飾為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成便
心井中急索便得其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為
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如五
所談故詒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宅
家許之即携歸置已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適
於保母曰此神正向擊我鍾馗者汝忘我以汝
禍又向所遺無算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
去不復至 六貞甫談

初鄭邑卒黃興者有氣力性狡黠自野歸見老狐拾
墟墓間髑髏戴之化為好女子悲泣入市興陽為不
見而尾其後問女何適女泣謂我宦家女從父之任
一家覆舟獨已得免日暮無歸故悲耳興携歸以為
小婦亡何閩人進士蕭裕少年佻除曜州倅過新
鄭令酒間慕色津津興曰此奇貨可居也因令女出
行汲蕭一見垂情察知為卒婦傾囊捐百金與購得
之抵任女顯閩政內外清肅酒筵儀禮井井條布守
以下諸衙內皆稱之裕亦自喜德容絕世內助不軟
已以事過重陽觀客道士尹澹然道士韜後人曰汝

主貴人面有妖氣何也從人唾之令滅口事已還衙
病疾大作醫治諸藥不效旦夕危殆從人以道士語
白守守正分痛無能聞從人語即迎道士至令視裕
道士曰妖即其夫人守益驚怪不信道士設壇作法
七日女赴壇前化狐而槁髑骸在焉道士曰此老狐
媚死數人矣裕自是病漸蘇興聞喜曰我嫁鬼妻除
禍得賢人亦稱為黃販鬼云吳貞甫談

穆小瓊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干旅店有少婦過門度
綺鳴璫容色甚都張目挑之婦回眸笑眄展轉過

稱是隣居遂偕枕席久之張察隣居無是婦疑之以
咨婦嬾曰正有事相托妾非人也客楊樞者非君里
人乎曰然其人始貧暴富乎曰然婦遂頓足齧齒曰
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娼女穆小瓊也少以艷而名
曲中為楊所鍾情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為誓盟迎妾
歸生死相保妾家篋笥頗饒罄以歸之痴心守盟謝
客七載今久已無耗聞亦別娶矣以是抱恨而卒此
店即妾故居床下有瘞金二觔玉同心盒數事以贈
君但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耳張掘金玉果得
遂許與偕如嬾語舟中置一牌位書穆小瓊夜呼之

即至抵家別張適楊宅楊正康裕亡恙而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卒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大驚諱不敢言自是呼牌位名不至矣黃大談

弘治壬戌世講錄

弘治壬戌世講錄乃大司成永康程公文德所重刻內新建張相國之祖太守公封大學士元春與予叔祖叅政公贈尚書濟叙世最備即予丘壑名亦贅及焉始予遊南廡相國任少司成謬以薄技賞譽一見即問見此錄否予對未也後謁相國於紫微始得見於齋閣序文即出程公手謄論感慨有秦人於未造

思孝公之意嘗讀數過記其梗槩因錄於此曰孝皇之世薄內外既庶且豐文恬武熙士大夫率以名節相砥礪禮義相綱維一時碩輔名賢肩背相望其時所取士以壬戌乙丑為尤盛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錄以得賢則以鮮賢為耻宋戊辰之錄其存也以朱文公丙辰之錄其存也以文信公豈在世講哉然揚召公之烈以虎蓋張湯之虐以安世亦在乎其子孫此錄所以稱世也

憎詩

昔有喜賦悲賦吳人某公遂作憎詩即其意矣曰世

耳談 卷之十 四
間何物最堪憎
蝨蚤蠶蠅鼠賊僧
相罵婦人攔路狗
濕柴炆音炭濁油燈
新都吳孝甫談

許青陽詩

王雅宜六十再娶許青陽嘲之以詩曰六十作新郎
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
啣泥不上梁空傾神女意為雨傍高唐秀水陶大冶
談

董尚書 元美先生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
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

水求之泅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
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
末湊洽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山
陰陶大冶談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為三代物
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
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
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脗合完好益足珍貴豫章
朱文孟先生談二事甚相類予亦熟聞之延津劍合
洛西鍾應神物變幻端有此理夫人能閱物物亦能
閱人二物歷世綿邈不知閱幾何人而作離作合因

之安在其為我家物也又予贈侍御先君常以不得
贈卽中先大夫已未進士登科錄為快快已以計偕
入都忽見之小肆中上復有先大父字数行及點塗
墨跡卽解千錢購歸鬻者不過欲得十錢大駭此事
皆異附錄之

申相國家老僕

姑蘇申相國罷相歸築休休菴以遊息旁有地一區
已售自主者而其上一銀杏樹森聳挺直合二人抱
主者獨不售此樹意欲他售價稍饒耳而相國家老
僕夢有着縞素婦頓顙泣告曰妾明日有難公能救

我當獲福祐明發老僕出門果見衆木工持斧鋸往
截此樹蓋主者得八金售衆工矣老僕意着縞與樹
色同衆工往所謂難也遂如數給主者還衆工金樹
得全是年鬻樹果無心合數得八金毫厘不贏不縮
老僕後亦康裕得終其年陶大冶談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
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駕
幸香山寺權璫瑾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
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為已祥暗視曰我成大事封

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咤噫聲數
尺飛濺環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
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屈軼
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燈臺能然則尤異矣豈
古神劍騰空之類耶語出李相君石麓公維揚人至
今能言之而吳貞甫以語予或謂燈臺作人語詈瑾
以阻其邪恐未必然

魅子李

魅子李者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辟
穀但噉麥魅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叅

潘董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
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
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
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
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遙為泣拜索書又
忽不見明年王思之仍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去矣
校于歸途又見李持一鉢行如飛亡何王以于宗正
條得罪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王均之談

寶應獺妖

隆慶戊辰維揚寶應一女子及笄臨河盥濯有獺自

耳言 卷之十 七二
水中出注目窺女遭迴不已女懼還家是夜秋月正
朗忽見美少年潛入淫女女昏復甦如是經歲其家
始知之禁不得聞某方士善符呪邀以禁治果一少
年至伏階下索楮墨題云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
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
再不犯君矣忽化獺走出已女果生一獺其家欲刃
之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人也而妾乎遂棄獺入邦水
而老獺適至抱擁而去蘄湯君衡野時宰寶應觀其
事入志王均之談

張孝廉

蘄陽張孝廉曰新少嘗夢入深山古廟碑有讀書臺
三字一人唐巾緋袍玉帶自稱李太白示以村庄圖
已為題詩醒猶記末句云一灣烟水共誰分已有楊
明府者邀入西席其堂扁曰讀書臺以為夢止是矣
歲庚午登楚書已令江油僅半載捧大吏檄採木苗
洞萬山峯岑忽有太白廟碑曰讀書臺境與像宛然
夢所見始詫曰村庄豈吉徵乎其日報至丁艱歸而
復有擠之者遂罷王均之談

舒探花

全州舒編修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

皆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
乃探花名姓守某公聞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
人尚書應龍中陽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即往購得抱
歸屬探花婦鞠之以為孫自是肉字漸消滅家姪彥
之遊歸談此然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蓋
亦從釋迦中來緣成婚宦便已觀化其為榮名何異
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為子尚滯愛根耶

張延

蘄陽王太守之佐宰荆山時有書役張延業寫文冊
於其郡某別駕署中月夜清寂忽有女盛妝來窺已

延固羨少年出與語女稱是本衙官人女相慕故來
奔耳延始懼而竟莫能自制與相歡久之察官人女
新卒淺殞衙後益大懼稱疾避歸荆山行至渦口已
浚河而女在其後隔岸呼詈延不顧亡何奉王公命
他往旅寓更深女忽至怨詛轉厲逾年延死官衙發
殯女顏色如生身畔有數物不知所自疑延所贈也
王均之談太守即 尊人

鐵樹宮火

豫章鐵樹宮嘉靖末造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
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閑闐間人無不見者

又數日火無故自發宮為灰燼文孟宗侯談

宋騫池蹈海

宋騫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梅花
貧無家遼廢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騫池因號騫池道
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跟蹠得金輒棄之先朝
布衣高節莫有踰之者年八十餘客徐尚書太室公
園公才貴人尊以上客亦極成其名小不悅於園丁
即拂衣去之臨安觀潮潮頭轟起即乘大醉躍身其
中常自謂我必不死牖下如婦人悲涕你可憐狀固
其心矣始客某寺人見其蹈海走報寺僧始知是騫

池楚叅藩濟寧邢子愿先生有傳一及四詩紀之乙
未予嘗遊先生園為讀一過而亦作一詩曰蹈海今
看魯仲連誰云魚腹異牛眠難從急景貪延命肯向
彌留你可憐麴枕糟丘無也尺蝦邦鱉國有重泉蹴
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鯨興杳然

唐殿元臯

唐殿元臯歛人彭總督澤北直隸人彭嘗過歛造越
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
臯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
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臯報者至而

韓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臯又嘗夢與鄭佐司
榜時臯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臯兩
榜皆同捷臯又嘗禱於九太子廟為箕卜箕云青草
流沙六六灣莫知其義後臯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
主出對令屬之曰黃河濁水三三曲阜即以箕語對
主大駭賞又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即對
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俱有諷刺意而
荅常勝所以為奇又孫殿元生時母夢唐臯入室故
名繼臯歛人郝仲隆文棟談

舒方伯得孫

方伯舒公大猷通城人止一子卒先是子與婢通有
娠格於妬婦出嫁山中民生子七八歲矣實其子子
或以語其邑令君望江人產科科於兩家稍探得其
實自往抱歸以鼓吹羔雁迎至其第公大悅公今八
十餘孫亦籍博士楚理寧波王子期伯管談

康武功得子

武功康殿元海對山公始無子適有妓自其省未鬻
歌於市又有招公飲者妓在焉公善琴妓亦能之試
彈一曲公大喜招其母未授二百金四幣納焉即生
子成孝廉楚左史滇南董公以時嘗過武功孝廉觴

馬知其故以語我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婦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祀不暇而憂婢恐斃杖下仁何至也貴子

重生有由哉劉子敦談

巴陵老人壽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誕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適楚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我謁壽星耳然主者數人皆龐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尚未出蓋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貌益異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溫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溫者筭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年可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人來汝謝世因返舍

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傑談
梅中丞祖母百歲坊

雲中大中丞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歲臺司為建
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並母年各九十
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
難矣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食房帷如常其於百
歲不必君平可卜矣

大穀

始興令楊應龍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
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見

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後
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
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
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劉
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之最詳為所談也

續斷指

江尉黃陂人解銀赴京至真定遇大盜僅截去二指
抵京五日矣延醫但求已痛有仇總戎門下醫曰是
可續也而斷指幸始為從人拾得即取合之層上塗
藥仍夾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水及期果合活軟如

故但有紅線痕傾橐得三十金酬之楚萬戶劉子才
談兼有其方用片腦象牙末降香諸料

續斷舌

予少齒聞塾師涂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
行既久其夫知之挾婦嚙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
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斷處急剪狗舌乘熱接
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械抵罪然
狗舌稍長語常期心不如其舊

宮人羅巾詩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殮於

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得羅巾有詩以聞於
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
下盛傳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
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
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柰若
何

莫廷韓諧語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
字相與大笑某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
不可得見也先生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

孔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批
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
果滿城蕭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莫逆文
孟大冶談

楊循吉水仙子詞

姑蘇楊循吉罷部即歸作水仙子詞江左風流清味
畢見矣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菴
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栢木搨掛
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羅殿元人字令

羅殿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行令期據目
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
披髮到于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
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是買不成
赤腳上蓮臺

子路令

負子是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米不知熟米糲米若是熟
米子路不對若是糲米一略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
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
子路拱而立

袁履善先生謔

松江袁履善先生嘗貳黃郡昔天台應公為守先生善謔因事謂應公曰公是范仲淹公問故先生曰吾鄉督學使試諸生題為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白丁不省首一句即曰范仲淹奸人也學使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而奸稱之乎遂出草此生應公大笑先生在郡嘗攝黃邑點里老九十四人名一見稍屈指計之即曰內少幾人數之果然又於賓筵計所設肴果曰此籠幾十幾枚數之又果然拳枚著有拊經千百不差人以為挾術予私問之曰非也但心機巧耳後

乃遊于白門與張進士大來為雞鳴寺馮虛閣之集閣中刻有對聯極沉先生行酒即以對中字不欲聯不欲倒成四言詩一絕咄嗟而辨天理致真是異才第其詩文不按古以速為奇恐後世無稱焉先生亦自知而不能違所好可惜也

韓中丞口令

大中丞顧公及韓公雍占令行酒要上下兩旁人字尾帶俗語二句顧公曰傘字上有一大人下有四小人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韓公曰爽字中有一大人傍有四小人人前莫把來說那箇人

前不說人

倪雲林畫

金陵楊一洲嘗入一寺赴其僧飯先後厨入見上壁糊一紙畫為倪雲林真蹟紙理深入泥滓重以煙燻大驚詫釋飯竟日力揭得時姑蘇湯生以俵製聞因持往乞製湯生砥垢出墨呵氣造紙俯仰一月製成歸張之堂上金陵諸公競來觀畫門無虛軌有尚寶卿某公頻來不輟一日矚楊出自往借歸已屬盛山人仲交與楊議價捐七十金始得楊猶快也若置寶於懷而失之也楊嗜遊足跡徧天下稱鐵腳盛名時

秦葉明經選饗於山水矯然塵表可稱真隱曩予遊南雍於二公交最習聞其事此畫已消骨亡有一入楊目再落湯手遂成夜光蘇長公於已書曰此紙可剗錢祭鬼五百年後當享百金之價此畫即欲剗錢不可得未及二百年已享百金物之遇不遇如此

黃鶴樓重災

丁酉十月四日之夜黃鶴樓重災火起城外小家會鎮風大吼火乘其勢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岬灰燼鶴樓後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遠邇股栗然蘆堆茅宇相屬偪軋又皆不焚先是

江夏令新都葉公夢赤髮鬼侍案頭又於卧塌拾一
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
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岬舊嵌有石碑為
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烟鏡能照隔江城閣風
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
人皆以為祥竟不測其義矣災後予過鄂有詩和諸
公之作吊之曰祝融肆毒精蓬萊縹緲危樓盡化灰
幾朵紅雲從鶴馭一時赤甲見龍來畫梁天上銷文
玉笛城中斷落梅阨運仙人逃不得層梯曲檻有

誦經僧

正德間山中大家倩僧誦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
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媼女聲言擊已
則殺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
定計故扮盜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
出亡僧從之被縛公私交撻死愚民易惑求福於冥
匕而失女於昭匕佛何不救今白蓮法甚盛夫隨婦
與僧姦謂之結緣揭竿而起嘯聚俄頃積牙之前責
必有在

閨中鐘

蜀閬中縣沙灘鐵鐘半出土上江漲消長不一而水痕常在故處不為增減令君某掘取至十丈鐘猶在焉遂止鄂城周濟衆尉其縣所談

競渡諺語

楚先王時例於端陽日集三堂鉅公觀競渡於墩子湖一公即所觀羸輸之狀作語曰吶一聲喊丟你腳後一公曰要幾口氣到我跟前蓋各有所負也又干玉湖者本戎籍以才為王所器重補萬戶是日郡侯宴處王令干主席郡侯不悅出令要以一字分合未帶童子詩二句曰車也是輝才軍也是揮禹門三

浪平地一聲雷干知其詈已即曰才易也是楊木易也是楊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楚人至今能言干之以才庸于王有以也

王太淑人詩

四明王太淑人為大中丞應鵬母享壽八十二閨範毋儀字內稱焉工七言詩曰蘭莊集其孫楚藩從事伯莫子期以貽予予讀之快爽可當栢梁上坐矣錄其一章以俟世之按閨秀詩者其夏日送大卿赴任武岡曰麥秋春去客程初遠逐湖南萬里餘人靜夜鶻啼有韻道偏秋鴈疾無書簷蛛網就絲難盡梅萱

耳談 卷之一
九成苦未除伯樂自來何處覓錯將良驥駕鹽車

新刻耳談卷之十一目錄計三十七條

呂貧子

王灘板築者

劉尚書松石公

胡東洲語

黃大痴語

娶婦得郎

劉環

兩魚

金沙灘童子

煞神

張寅漢

八里岡人 奚毛頭

端午學子對

張越吾孝廉

丁戌寃報

王子才

雙烈女祠

陳烈婦

大理太守祠

陝西舉子

劉養直母 何生

定州塔 鐵牛崇

牛客

世廟朝詩對

景祐真君

縮地法

謝寡婦法

西湖寺佛應

太倉門卒金祥

巴河薛舖紙馬

小人頭地中手

廣善禪師

道者對聯

黃郡侯余公

巡河神

陸秀才

空中樓閣

新刻耳談卷之十一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呂貧子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衲臭穢不可聞懸一燒餅行歌于市自稱呂貧子伺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煩來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而已死矣尚為藁葬後十餘年賈為縣

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看以雙草履使閉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永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呂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葬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行歌于市者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一箇破燒餅一領破衲襖不憂盜賊兼煩惱假

玉灘板築者

永豐玉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嫵姍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爾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家婦尚為人板築自是往來如常至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飢亦常持其家華永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遠樹而上萬

曆丙戌往始不歸意必僊也龍虎山在其郡本僊靈窟宅其人蠢愚即仙當是崑崙奴劉公雨談即其外家親所識者

劉尚書松石公

麻城望花山有商人某自陝來夜行見旌旗騎從盛甚迫視之乃同里蔡二守完因問曰公何姓騶導若是曰陝城隍為劉尚書松石公今任滿陞北京都城隍而以我代陝任耳汝忠直當從我作判言訖不見商人太駭已還陝詢蔡動履無恙然語洩其為憂

何卒商人聞蔡卒即命妻子治棺廣

劉莊

蔡以
擴亦為

襄公事如此邑人常嘆曰松石鎮關陝二十餘年功德甚盛秦人德之歿而為神天亦從民願矣劉子敦守復談

胡東洲語

胡東洲公為督學時有士某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以狀元登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窰盤五行酒曰此器世所宝特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即華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宝也此公有媿色麻城劉莊襄公談其孫子敦以語我

黃大痴語

上元姚三老貨甲間右購別墅於勞、亭之北池館
臺榭珍花竒石逶迤屈折愜意賞心黃大痴過之留
酌池上酒酣問三老費值幾何曰千金曰二十年前
我遊此值可萬金費何廉也三老曰然但我講之久
其子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如李相刻石
平泉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怫然不
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教我也老悖空以子孫作
馬牛耳餘姚宋承山憲副嘗以語劉子敦子敦語我
大痴之言所謂諷而三老竟悟則亦非儻父矣

娶婦得郎

金陵人有女且于歸而婿病劇婿家貧利女奩具故
強迎女視婿女家難之而又迫於求欲却不能因計
其子年貌甚類姊遂飾子往故稱未成禮不宜見尊
親常蔽其面婿家不知以婿之妹伴嫂宿于別室是
夜婚合越三日女家迎女歸妹自陳嫂是男子已為
我婿矣婿家大恚訟於法司。曰渠不宜以男往爾
柰何以女就之乎殆是天緣聽其自配後婿病亦愈
女竟得歸一嫁女而得婦一娶婦而得郎虛往實還
網魚得鱖矣予里盧孝廉遊吳歸談

劉環

劉環武岡州豪民雪候客至令老僕破冰取魚及登岸僵欲死急飲之酒得活復勞以魚老僕不受曰主人以所不急輕用吾身以吾賤也而賤緣於前世不德遂自是斷葷不食魚已向環乞梵誦地環與餘畝及地一區結菴居之曉夜梵誦暇則力耕以耕所得餘食施供途人暑月施茶寒冬進粥凡十年不惰環以其名盛往視之老僕曰我方欲報主人而來乎因自治饌而洗菜於井遂坐化井傍環老無子來時妾方坐草見老僕入而子生今作某邑簿老僕有激一

念作善便成福果十年禪家於主人即以稱報實已去賤而環待之有恩可謂有不遠之復矣

兩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春寺遠以澄湖湖與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隙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兩止兩湖為空王敬之談其家傭奴獲巨鱗數頭始猶憚食既而無不飫飽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金沙灘童子

隆慶中鄂城金沙洲有童子每死去三四日復活以為常父母問其所以亦絕不言後鄰翁坐某廟廡下捫蝨有人從後掌其腦回顧不見翁大驚童子一日復活見隣翁問曰公知廟廡下掌腦者乎此我也因言在陰司為無常奉符鈎攝人今某縣某人某里某人皆是我鈎繫在後園樹上其人往視乃是線繫促織小蟲母聞皆解而放之童子號泣倒地曰此輩生我死矣遂死不復活訪某人某人有竟死者有死去復生者宗侯復禮談

煞神

鄂城之俗於新喪避煞最嚴楚王孫尚良素負氣矯厲不信當兄喪避日獨入坐靈傍將几筵餽酒自啜自酌至夜半見群鬼如氤氳之氣遶堂而過笑而叱之忽有雄鷄巨如鶴鈎喙怒目飛立棺上尚良髮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雞右手把觴盡其餘汁怒曰汝是煞神乎何不畏我門外竊聽者知內有聲皆為股栗已釋雞出而金鐵之聲大作於內至明毀瓦破櫃器物皆盡後尚良獨享高壽嘗聞宋太祖微時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雞在庭殺而烹之未薦而出其家歸釜中乃是人頭信其神為雞矣宗侯潛智談

張寅漢

予里新家冲民謝茹保王里生張寅漢共釀母金三十兩往蜀販蜜生活或謂家蜜不賤售重慶某山洞野蜜可不購而獲第險遠道無人煙耳三人徑往履其地以二人秉繩其上迺以一人下割蜜既足適謝王在上利張毋金遂斷繩棄之載蜜而歸詭言張分道他商矣張在洞絕粒採菰肉草莖和蜜療饑得不死忽巨蛇從內洞出身如車輪懼甚伏以待噬蛇當螫時絕不飲噉反相親附兩無嫌猜至春雷動蛇矯首向上噓濁納清以受生氣始蠕蠕翻動欲出而張

亦抱其腹欲附以上腹滑屢墮乃以尾承之遂出洞相別猶相顧眷戀兩相含情抵家二人聞大駭以爲鬼察之人也慮索渠毋金並蜜貨競遁去至今未歸此萬曆丙申丁酉年事曹育甫談張不葬蛇腹而反乘之以出蛇何嘗亂噬最毒者人耳語乃謂殺蛇虎者不以傷恩豈盡然乎二人謂張必不出乃出已歸乃不歸非天其孰能為之二人必趨利故處噬于蛇同其里矣

八里岡人 奚毛頭

奚世義者死興化倭寇難默齋公族弟也公安城死

寇入郡衙義在焉匿伏廁中與蔡秀才伏地相近蔡探得寇以暮歸營因相携以是時從水濱中出既離城矣忽二入至又與偕其人云我已在某地受倭刃不死強作死伏屍中夜半有神率群鬼來點名而以挺指我由此是八里岡人何以在此今起去故來且八里岡我明日歸路而幸已無獲遂去明日聞八里岡殺數千百人蔡嘆息謂其人必死矣公始以延平二守往有相人者曰公氣色甚不佳可勿往公不悅令待兒毛頭者至曰公相之其人子否相人者曰有三子毛頭有隱疾不宜子公令解衣以隱疾視之

笑以為誕後公竟死毛頭在街為賊所獲自分必死乃寵以頑童納帳中飽載入倭遍歷諸國始得還生三子今尚在

端午學子對

相傳成化間山中一學子於端午日師出對云青絲繫黍汨羅江上吊忠魂學子素闇不能對忽有人在耳畔教之曰紫竹挑包赤肚河中謀過客師大喜然不甚解以語其父父色變謂師已知之故諷已遂吐實蓋往所為殺奪事也師挾不已竟訟於官以從戎

張越吾孝廉

三輔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太
學經紀其喪而扶送之歸及抵家孝廉婦迎泣致謝
言在京在途篤情如此李咤曰嫂何以知之曰夫已
先訃歸家語妾矣又謂今為上帝所憐命作江都城
隍神但聽壁上車馬鼓吹聲則我至矣而果然居帷
中伉儷如舊後數年李忽夢孝廉謂曰上帝以我數
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接武秀才家為
子其地去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為某
邑丞可携喜姐過高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
姐往已許聘李子在京殮時李檢裝得珠一封上題

曰珠購得為喜姐妝資時女室李子矣李因謁選果
授某邑丞携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來童覓村中林
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來童來童我是汝故主
人張越吾李親家來乎喜姐來乎曰皆在此遂延至
家勞問如平生問女珠在否曰在則又喜時曹侯鐸
守高唐耳其事為郡侯羅公道之羅公檄召之來是
日方講業學宮而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儀禮皆如
孝廉問其科名及同榜士皆臚列甚悉問文記否曰
墨卷七作尚能成誦餘亦不記揖遜而退予伯兄純
甫嘗言之姑蘇張伯起為作傳為神投生摠是始不

宜死魂所發越生之可貴如此而自速死何謂昔子
貢問鬼子曰賜爾死自知之蓋所不語若此等何間
幽明人鬼夫生既可入幽見鬼死亦可入明見人今
儼者以人作鬼玄夷使以鬼迎帝鬼耶人耶

丁戌寃報

長洲人丁戌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亡
何其人以盜敗倉卒授金百於丁為獄中饘粥資丁
利其金且虞禍反行金于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
中忽自作鬼語自詈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
衆言其所以衆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盍緩之曰然我

且至其家候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又自作聲如
前而操鋸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鋸則勇力愈奮
忽又操刀自斷其臂而以爪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
者傾市人或謂汝寃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
始出遂死所謂赦蓋是時隆慶改元詔也張倫起所
親見兒淳談昔彭生為彘如意化犬猶假於物而今
則即假其人之手人心逾厲而鬼術轉工東方朔識
秦山谷赤蟲為寃氣所化而攷其地乃秦獄寃之為
厲久矣

王子才

在昔城東王尼八十餘來往縉紳家家姪輝之孝廉其內子尊愛特至餽貽不絕尼曰尼受恩多願以四大為娘子添丁時其內子已懷孕一日家人皆見尼入以為真來而兒生矣遣視尼尼方坐化化時謂其徒曰我往王二娘家去亦以為真往遂名兒曰投哥及長目睛及儀度迂緩酷似尼即子才秀才而伯固進士親弟也

雙烈女祠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已夜入偏女女不從僧怒斬女

携首以去適女母舅宿於家明日其家訟於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為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恤虔禱於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廢佛腹中擦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壬辰何文興過蘇所記

陳烈婦

斬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周世文姑寡而所贅夫為蔡鳳鳴旁又通於僧嗔婦不肖已縱令鳳鳴及僧百計誘之而身作威力搥撼不已鳳鳴遂強持婦

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冀助已父反謂當從其來

自誓必死謂太姑曰兒不能為狗彘

能事太姑然必有二人從我去太姑慰諭猶

太姑兒不死是夜竟自縊死死七日姑暴死鳳

踰月亦死始婦死鄰黨喧傳觀

文祭奠而何文興進士為作傳俠骨千秋香

矣時萬曆壬辰也嘗聞真於性者天青不能入烈婦

小家女非有詩書之訓門閨所閱居羣穢中或推或

挽從邪則易而甘死不亂可觀性貞勇于貴育矣泣

家俗于鳳鳴避走英山中不
死不始謂者如市無不揮涕

可崩城寃能致旱皆是匹婦何有於陰帝不為推刃者

大理太守祠

大理有三太守祠而祠內常聞夜鬪聲每明發視之
秦公牌位常在地上司者為安置而明日復然祠宇
忽被火延燒材料皆為風撼入雲中東西游衍逾時
始紛紛墜下傾城驚呼時萬曆初給舍蘄水王公啟
直以金滄道僉憲駐郡所親見以其異因往祠地視
之兩牌如故而秦牌莫知所之蓋其德不副即冥中
亦有耻與蒯伍者也

陝西舉子

陝人某都御史謂有同榜生赴京會試行至某地所乘驟忽馳如飛僕追不及呼亦不應漸馳入旁路踰山嶺但見其主下驟跪巖前哀泣作語而元首已在地上竟莫知所以哀痛暴屍而還斬水周白谷公聞自都御史而何公文興以語我語謂天奪其魄今殺人不見刃即不知已可知矣

劉養直母何生

武昌劉君養直母周氏年三十餘暴死然死後常在家綜理家政夜或與子共寢半年始不來忽一日窓

外有履聲養直叱之旋思次日乃母生辰哀哭迎拜始一來乃已又斬水李婆墩何生娶吾邑熊斌女生聰俊嗜學暴死然常與婦共枕席曰汝無畏我與汝緣分未絕歡如常時但身冷如冰久之始罷此事常有之乃是精魄強盛不易消散耳漢書謂武帝崩後幸宮女如生霍光聞令以次奉御遂不來而曹孟德復有銅臺總帷之命以待或然實不盡然也賈生談鬼神至文帝夜半前席又謂已所不及必得其微矣何文興談劉其同業友也

定州塔 鐵牛崇

隆慶己巳邸報定州塔有緋衣神逐殺遊者凡十九人死亦有不死者塔遂閉萬曆丙子何文興令葉縣北覲過定州時其同年張君之屏為守因詢其所以張君曰塔高可窺州衙而適有為大言恐遊者曰守已見人窺已命掾卒至矣衆奔避忽塔門閉皆壅塞相壓死守恐累已遂有鬼神之說而未死者矜其為神祐得免共相和應以閔白臺司轉以異聞上實不然也鄂城梅岫樓謂某湖堤壞主者虞禍報牒云有鐵牛為崇橫盈丈之角觸堤堤壞直指因據以聞于朝後以咨湖頭某孝廉孝廉曰無之直指有赭容凡

於此誣罔又不止穿井得人三豕渡河出叱妄而已聽言可不察哉

牛客

蘄水邑某嘗舍一牛客歲盡乘客醉殺之而有其資父子方築墻因以屍置其下築之墻成明年正初忽迅雷起擊墻倒屍出又攝其父子一處納墻下擊死何文興尊人往視聞二屍腹中尚有氣響有近觀者雷聲猶轟然觀者奔避

世廟朝詩對

上自號天河釣叟命群臣賦詩集詩曰紅竿百尺倚

潢流獨汎仙槎問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
作銀鈎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
皇如有問絲綸今爲大明收獨為稱旨又一日出一
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還歸二十
五數、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呈
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搃成三百六聲、祝嘉靖皇
帝萬壽無疆亦蒙錫貺浹川何進士文興談往已聞
矣元始天尊乃上龍潛時所祝禧之神及御極建
元祐宮頗極尊崇所謂誠感也

景祐真君

昔黃郡侯天臺盧公毀郡中淫祠及非所宜祀者巴
河鎮有景祐真君廟莫知神為誰亦在廢中因昇至
郡忽郡門皂為神所附索楮筆題曰皇天生我兮男
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雷電氣貫日兮虹霓
日正明兮捨鎗捋劍星永擊鼓掀旗擣賊壘兮
焚寨鬻賊肉兮充飢食馬鼠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
為厲鬼兮身披鐵甲為名神兮手執金鎚莫指我為
張飛莫指我為張儀乃張巡兮在世與許遠兮同時
在東嶽兮押案搃督府兮陰司為蓬萊兮殿直任酆
都兮獄推景祐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

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以皆知揮不停毫龍蛇
滿紙公驚異復詰難以當時事跡細微皆應如響于
是展拜迎送廟得不毀兼為新飾歌今磐石載廟禪
中何文興談睢陽高才不宜思減文亦隨世耶嘻

縮地法

濟寧民某掘墻得古書云太公兵法中能縮地按法
與里中兒試往揚州看燈用傘柄頭指其背誠勿開
目獨自念呪作法果至揚州遍遊街巷燈市火城歌
樓酒館車馬駢填已皆在其中既返至半途兒私開
目墮地隔千里矣乃已獨歸為兒家所訟拷掠間遂

以前事對居十日兒還得釋書竟匿之鄧茂才子承
談

謝寡婦法

濟寧魯橋鎮謝寡婦法能糊眼盜人財致巨富有過
客被盜尚不自知至新店聞投宿主人主人問從何
來云自謝來令發其囊皆瓦礫也因詣官捕謝至刑
之云入門啜茶纔入口即對客換囊目不及見濟寧
米六公誅之並其二女患遂杜鄧子承談

佛應

寺在衡郡

嘉靖丙申寺圯盡露金身兩日

中郡侯楊公及僧正遜施化得數百金慮購木無所
忽江上飄木八十四頭來郡以屬寺而計夫力尚需
米六十石忽一夜大雨水暴起競浮至佛前不遺一
頭後主者至知為神力真助冥福得半值已踴躍去
殿堂門廊爰是遶城壯麗巍然予嘗假榻寺中撰記
如此蓋紀實云

太倉門卒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公桴始守太倉以倭亂罷尚奉旨討
賊自效有故門卒金祥十餘人從忽戰敗兵卒皆鳥
獸散獨祥不去公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

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過橋盡而寇已登
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懷寇墮水
死者六人公得免已以屢捷晉公郡丞討賊如故一
日與儕輩酌於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全
氣見也衆踟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
以馬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雲中人馬足皆不在地
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反遇寇死祥識道故
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銳攻我軍鋒少却公堅
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却因奮擊得大捷又一
日傳殮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

未交睫而大舟寇據矣祥又以識避地得免而他走者又多遇寇死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屢經險淄得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為郡掾公橐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有無後以大中丞為國平三大難語及輒垂涕念之祥者義士其才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力不去其難十倍未可

小人忽之而亦可覘公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公伯嗣可徵熾自有傳與予語詳畧稍異蓋徃亦聞之中丞公云

巴河薛舖紙馬

蘄水薛府尹均永樂時人徃巴河鎮平生清苦上亦甚稱之橐無一錢在任積俸置紙馬板數副以貽子孫今巴河薛舖紙馬獨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可謂厚於貽矣何文興談

小人頭地中手

慶曆之間自崑山至太倉竹節多生小人頭又簡村一婦人至圃中擷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迨救婦甦而後失手所在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廣善禪師

川中吳濟神仙廣善禪師偶以偈語作語廣善曰吳濟吳濟終是不濟捏住鼻子如何出氣濟答曰廣善廣善到底不善若要成佛轉生七遍善後果于成都所屬各縣二三百里間轉生七次父皆姓王母皆姓鄭每年及六七十豫與徒衆言我以某月日終往某村某家脫生矣徒衆往觀果以終之時生能言即稱我是廣善定要出家前世之事悉能言之至七世不知所往所謂成佛固然矣川中盛傳其事何文興談

道者對聯

麻城周柳塘先生談理縵性從遊者衆忽一道者過之延於湖上值先生有羈不即至道者意不懌書一對見貽而去曰兩箇心知一箇清風一箇月十分春色五分濁酒五分詩語微有諷字復道逸而工先生一見遠近物色之不得竟知是何人文興談

黃郡侯余公

馬中丞赴閩任舟抵陽邏見害於流賊文被去郡侯余公貴傷之橐千金屬四青衿士贖女其一士即方中丞父封君勇也既往賊帥為趙風子本是河南青衿曰我非盜為衆所迫耳受金還女致賓主禮迎

送反郡公仍擇數老媪伴女還鄉其事本不足傳侯之義高不宜忘耳魯國之法國中男女為諸侯臣妾能贖者取金于庫况貴人女辱虜乎林回棄千金之寶負赤子而趨侯有焉

巡河神

廣濟寇淑行多長者為耆民裒仲子以藩司椽之京忽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懼不省為誰而淑視乃其故父裒方急不敢問

抵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謂寇公乃裒也救子兼及沈矣淑後夢裒謂上帝以已忠直命為巡河神其家寇巨源談

陸秀才

蘄陽顧日巖公言作大叅時某郡有陸秀才夢為閻王而同邑某別駕為已判官別駕甫自宦抵致政歸一見陸便引避執禮甚恭問其故曰嘗夢公作閻王我其判也亡何兩人皆卒別駕卒時囑其子曰必着我以綠袍若紅袍關王服也子以其語為謔不聽自是夜嘗聞父詈聲兼擲瓦礫不絕不浹已開棺易袍

而患始息寇巨源以語我

空中樓閣

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時於壁上鑿孔橫擡巨木作基因而重叠架樓三座鉅麗巍峩上接于天下不在地所謂空中樓閣復覆以岩唇兩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真天下大巧而異觀也架棧曲屈為道而上虜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王汝明廷溥嘗所遊者談

